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十九

宋 周密 撰

嘉定寶璽

賈涉為淮東制閫日甞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冊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翟朝宗所獻寶檢一座並繳進於

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温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遂命奉安玉寶于天章閣且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進貢稱賀推恩文

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差具命禮官裒集受寶本末藏之祕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標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為冒濫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雲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於上之人多滿於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

之外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於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已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豔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於當時哉迺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荅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為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興起於山林寂寞之濱形容於篇章歌頌之末其誠可念若兩

學之士榮進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於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喁喁相告味味相呼僥倖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數百人饕餮廪粟枕藉齋舍廳舭俱喪了無靦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三輔豈不貽笑於識字之程大卿乎傳之遠方豈不貽笑於任子之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貽笑於異類之趙珙乎傳之地下豈不貽

笑於僑尹之趙尚書乎三十年忠讜之論一日埽地三十年流傳之槀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曠蕩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誘有可説苟惟兩學之士獨霑免舉之渥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誨之以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競爵禄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恥者可攫也傳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器識卑下則它日立

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重就其所輕瘠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為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成之以守誠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為萬世之名節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言李之忠節矣元氣能有耶願大司成償而壽之既而宗室猶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與衰繫焉同姓國之至親也休戚生焉靖康之際國步多艱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於兵則死於

金不死於金則死於盜賊若子若孫呼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喘息於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鎮歸矣此正釃酒弔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為踊躍曷啻三百聖恩汪濊周遍寰宇監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舉侍班選人特與趲放不惟文武百僚轉官而未銓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悉踰覃霈即彼驗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

再請者亦可援以　廷對今散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名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疎無別而異姓反優於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璽之得推恩異姓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況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

姓者曰以浚削王家枝葉翦伐弗恤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於斯輿言及此涕淚交頤識者旁觀寧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為典章經今百年未嘗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試僅以六十五名為額來歲以免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

俾我輩當念祖父淪亡之痛協心戮力仰扣廟堂體念
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聽高而
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而子孫得蒙國
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士惟
陳貴謙陳㝏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按恭
膺天命之寶真宗初即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
藏之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
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

所製也及金人内亂南遷寳玉多為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臯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寳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寳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敢併紀於此云

鬼車鳥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

鳥昔有十首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為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

烏踞主第擣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梟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見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為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駙云

蘭亭詩

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郄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

不能措一辭者黄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為愈耳余則以為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於杯酒間以為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平日靜退之故邪

著書之難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謬等書以雌黄前輩該贍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温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内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復書楊

彪賜之子於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說為糾繆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因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

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先後耳揮麈録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謬豈別一書邪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

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為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星亦同里頗善里人居無何有邕州永年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

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家以為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氏前兆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謂之曰此

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卷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為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徼卹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跣卧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

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曰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促之離城五里許小泊木綿菴竟以疾殂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侖樞存孺父為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窮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

幸免也如此事親聞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輅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晚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宫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禧之例却輅乘輦上性躁急遽從之閤民吏曹垓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嚴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逍遥輦入和寧門似道以為既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顯

祖謂泥路水深泱難乘輅既而雨霽則上已乘輦而歸矣既肆赦似道即上疏出關再疏言嘉定間三日皆雨亦復登輅用嘉定例尚倣淳熙用開禧之例則是韓侂胄之所為深恐萬世之下以臣與侂胄等於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顯祖竟從追削送饒州居住曹垓黥斷其子大中為閤職亦降謫江陰顯祖本太常寺禮直官以女為美人故驟遷至此云未幾有旨美人胡氏追毀内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為尼然賤夠忌器或

以為過似道凡七疏辭位竟出居湖曲賜第用呂公著
喬行簡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齋太廟而大雨終
日夜有旨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子詣文德殿致齋
應儀仗排立並放免從駕官常服以從大禮使趙雄密
令勿放散上聞之曰若不霽何施面目雄語人曰不過
罷罷出北闕耳黄昏後雨止中夜内侍思恭傳旨御史
臺閤門大常寺仍舊乘輅應有合行排辦事件疾速施
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輅而歸蓋自有典故清切如此

而顯祖不知出此乃妄援開禧韓侂胄當國時故事故時相怒之尤甚也

賈氏園池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眇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

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海棠玉蘂瓊花清勝假山已上集芳舊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勲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刋之石又以為未

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别墅曰光禄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旁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剡船亭側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圃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

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園囿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為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尚能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為人所稱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荊棘刺檐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

寧存王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産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絶月黒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絶云瑤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剎青紅

子固類元章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彛齋居嘉禾之廣陳俗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

迯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為尤竒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宫而子固亦自以為不嫌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横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髪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

絶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絶歎以為真謫仙人異時蕭千岩之妖滚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昇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渰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

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予固者豈可得哉

陳用賓夢放翁詩

陳觀國子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𪩘匯為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煙雲空濛中彷彿有字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兹

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寘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實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漢以前驚蟄為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歷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為歲首則三月為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歷法亦有因置閏而驚蟄在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

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衞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為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周為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為二月周為四月蓋可見矣史記歷書亦為孟

春氷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為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天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為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亦與今不同並見前志

后夫人進御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中

有后夫人進御之說甚詳漫摭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夫人進御之義從後而下十五日徧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漸進至甚法隂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為始但法象其義所知其如此者凡婦人隂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内晦者隂滅望者爭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

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為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亦徧亦從下始漸至於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為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為五故五日而徧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内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

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内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

喪宣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清涼居士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絶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洒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

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
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
纏年事已衰殘鬢鬚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
歡只恐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未能知書晚歲忽若
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野語卷十九

齊東野語卷二十

宋 周密 撰

岳武穆御軍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汛埽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為追復制詞有云事

上以忠至不嫵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莫氏別室子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為業子稍長詣羹於市且十餘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為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

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為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即當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駡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

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次姪汝當受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即命櫛濯盡去故衣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諭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挾牒持券訴其子

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掾歎服曰其子可謂有高識矣於是盡以羣小具獄枚脊編置焉(詅力丁切衒聲也)

耆英諸會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舍游從詩酒之樂風流雅韻一時歆羡後世想慕繪而為圖傳之好事葢不可一二數也今姑摭其表表者於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於洛陽樂天序之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文(衛尉卿致

仕八十八劉真滋州刺史八十七鄭據龍武長史八十五盧真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三張渾永州刺史八十七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五或又云狄兼謨祕書監盧真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於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祺丞相七十九武永成盧州節度副使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魏石郢州刺使七十六楊徽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七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則

杜衍丞相祁國公八十　王渙禮部侍郎九十　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　朱貫兵部郎中八十　馮平駕部郎中八十八　時錢明逸留鑰睢陽為之圖象而序之元豐洛陽耆英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五　文彦博丞相潞國公七十七　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　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　趙丙太常少卿七十五　劉几秘書監七十五　馮行已衛州防禦使七十五　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　王謹言司農卿七十三　王拱辰檢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願寓名會中七十一　張問大中大夫龍圖直閣七十　司馬光端明學士兼翰林學士六十四　用唐狄兼謨故事温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其後又改為真率會云

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園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七范鋭司封員外六十六張維衛尉寺丞九十七都管張先之父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述仲之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頌之父吳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幾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為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為盧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鄭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閭丘孝終朝議大夫七十三章岵蘇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師閔朝議大夫七十三崇大年承議郎七十一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為之序焉

赫舍哩子仁詞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赫舍哩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螘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真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讀書聲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浩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葢善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

不為無助焉

劉長卿詞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兖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五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嘗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允為東坡弟為欒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為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為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為之揮淚繼遣一价

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之送數十里外俗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慶元開元六士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元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春官并擢高第

時議或有異論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
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
閫召為從官翰苑與權自閫帥擢秋官居鎖闥器之起
家知廬陵兼倉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閶劾器之云虛名
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
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
閱武暨綰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
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

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雖頃刻難安於位比觀諫
坡造膝之抨彈斥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
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
言已行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
欲乞特畀閑麾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
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
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
職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

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之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槩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引書讀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謂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讀引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為於是侍御陳堅節夫豸官陳過聖觀共為一疏乞申諭三臣各安職守

而黄戸書萬石陳兵書存常戸侍楙曹禮侍孝慶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復之共為一疏調停之久而方定知大體者殊不然之事久論定虛名實德於人亦可槩見矣

文臣帶左右

紹興以來文散階皆帶左右字以别有無出身惟嘗犯贓者則去之劉岑李高得罪秦氏坐贓廢後復官去其左字李高著銜不以為愧也孫覿仲益亦以贓罪去左

字但自稱晉陵孫昇而已至紹興末復朝奉郎乃始署銜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吳興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為王團練宅蓋將種也以鵰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帶左字為榮時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贓失官素負氣殊以不帶左字為恥既而有詔盡去鄉人嘲之曰快殺施得求愁殺王行先

馬梁家姬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日馬生俎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馬人尤無損之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山獺治箭毒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謂

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偽以愚世人者類以鼠璞猴胎為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即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挿翘極為貴重一枚直黄金

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猺女數千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為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趯然而動葢為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偽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

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云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 初四十三 二十二日	三 初三十二 二十一日	八 初八日 十七日
九 初九日 十八日	五 初五十四 二十三日	一 初一初十 十九日
二 初二十一 二十日	七 初七日 十六日	六 初六日 十五日

張功甫豪侈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

莫不交游其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摇雲表真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荅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

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鵞黄黄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蒲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台妓嚴蘂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

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逺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别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已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

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蘂為濫繫獄月餘蘂雖備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邪蘂荅云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

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無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

台故家云

閒字義

閒隙之閒讀若艱謂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讀若諫謂入其間而隔之也閒暇之閒讀若閑謂其閒有容暇也閑有防義故借作閒非正字也季布傳待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也劉賈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類註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漢書無音史記閒作去聲張良傳嘗閒從容步遊圯上漢書無音

索隱閒閉字也陳平傳平身閒行杖劔亡渡河音義閒絶閒反

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稱使風之帆為去聲意謂吳諺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歡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為百丈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篾内地謂之笪音彈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内亦有扶汎切者是知方

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張仲孚

完顏亮敗盟寇蜀主將喀齊喀貝勒張仲孚副之先是吳氏守蜀時專用神臂弓保險貝勒曰昔我軍皆漠北人故短於弩射今軍士多河南北人何不習閱以分宋人之長遂擇五千人晝夜習之一日設射於石岩下張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飛墜酒酣問仲孚曰果何如仲

孚實秦相陰遣雖吳氏兄弟亦不知其謀每欲勸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謀於是繆謂貝勒曰用中國人習長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則恐無以制之耳且我每僉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慮此也貝勒聞其說甚恐乃漸散之自後和好既成蜀備久弛有以吳璘無備告勒請勁騎數千先事長驅而入者仲孚為蜀危之又謂貝勒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出危道也勒又為之止其後璘下秦州取德勝所至降附其力

為多時王瞻叔駐綿州總餉事王剛中為制帥治成都瞻叔請遣重臣鎮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書開宣撫虞知仲孚不忠本朝疑誤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屯所歸於虞既而雍公捨險出兵平地一戰而敗喪將校七十二人凡吳璘所下州郡不能撫有及致金人責免敵錢故所在皆叛而仲孚雖為畫策亦不見用中原之民以為誤已大怨因不復信之以至於敗云

隱語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黄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説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木玷云

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　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染物霞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塵縛見姓自分明　持棊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　字㸃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　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

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　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　木屐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　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墨斗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

馬上彈彈盡天下曲　打稻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夾註書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　元夕燈球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九臨夜茶酒下　日歷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　手指云大者兩丈小者三丈十枚共計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為小兒顖門　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

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　接果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男却愛過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 仲長統 君實新來轉一官 司馬遷 門狀送還王介甫 謝安石 潞公身上不曾寒 溫彥博　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 無靶 八千兵散楚歌聲 無絃 烏江不是無船渡 無稍 羞向東吳再起兵 無面 然此近俗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

趙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天雷電以風黄壇燈燭皆滅無餘百執事顛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為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書種文種

裴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絶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

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為書種耳練熙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葢熙取二公之説云

温公重望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汙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箇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懐之有從其後以物朴之云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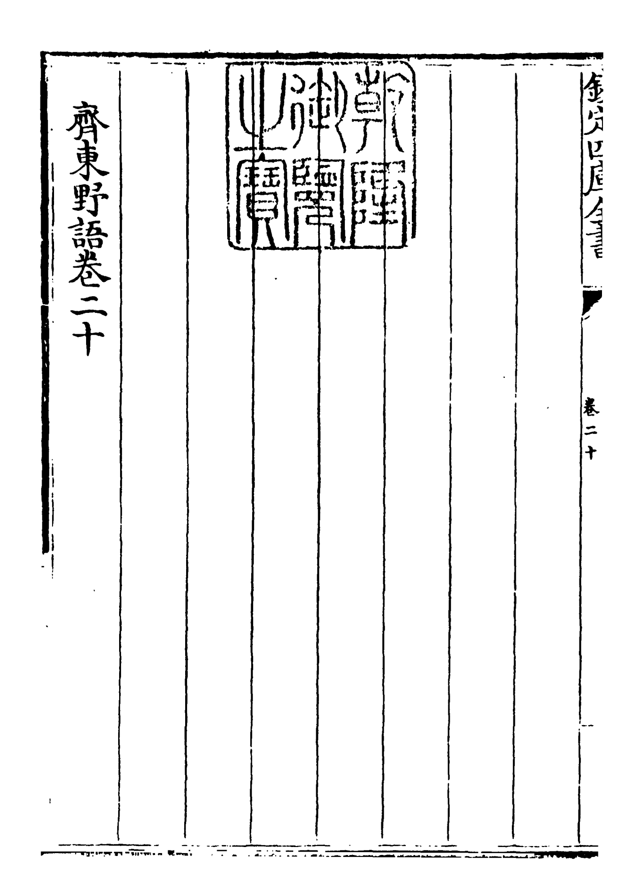
司馬端明邪是雖四裔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繳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為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為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擕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

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為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煙將為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埽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旁舍女悲泣

不已久之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擗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斂而附於母塚之旁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燿史冊著為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塚泣死視前修為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齊東野語卷二十